

邁克·漢默系列 3

以牙還牙

Vengeance Is Mine

米基·史畢蘭 著





邁克漢默系列3

以牙還牙

Vengeance Is Mine

M I K E H A M M E R



邁克漢默系列 3

以 牙 還 牙

原著/米基·史畢蘭 (Mickey Spillane)

譯著/ 向日葵工作室

發行人/林維青

文字編輯/余馥琳

美術編輯/王秀惠

出版·發行/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/永然法律事務所 李永然律師

地址/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樓A室

電話/(02)7781886

傳真/(02)7788248

郵政帳號/15806765

訂書專線/(02)7781045

登記證/新聞局局版台業第四九一四號

初版/1997年12月

定價/180元

ISBN/957-27-0180-0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

MIKE HAMMER



邁克漢默系列

第 1 章	—— 5
第 2 章	—— 25
第 3 章	—— 45
第 4 章	—— 63
第 5 章	—— 83
第 6 章	—— 101
第 7 章	—— 123
第 8 章	—— 147
第 9 章	—— 173
第 10 章	—— 207
第 11 章	—— 231
第 12 章	—— 253
第 13 章	—— 273

目次



MIKE HAMMER

7712: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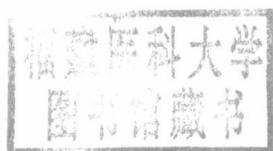
7.149



邁克漢默系列3

以牙還牙

Vengeance Is Mine



MIKE HAMMER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邁克漢默系列 3

以 牙 還 牙

原著/米基·史畢蘭 (Mickey Spillane)

譯著/ 向日葵工作室

發行人/林維青

文字編輯/余馥琳

美術編輯/王秀惠

出版·發行/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/永然法律事務所 李永然律師

地址/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樓A室

電話/(02)7781886

傳真/(02)7788248

郵政帳號/15806765

訂書專線/(02)7781045

登記證/新聞局局版台業第四九一四號

初版/1997年12月

定價/180元

ISBN/957-27-0180-0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

MIKE HAMMER



邁克漢默系列

第 1 章	—— 5
第 2 章	—— 23
第 3 章	—— 45
第 4 章	—— 63
第 5 章	—— 83
第 6 章	—— 101
第 7 章	—— 123
第 8 章	—— 147
第 9 章	—— 173
第 10 章	—— 207
第 11 章	—— 231
第 12 章	—— 253
第 13 章	—— 273

目次



MIKE HAMMER

1
他死了。身上穿著睡衣，躺在地板上，腦漿散布在地毯上，手裡卻握著我的手槍。我不住地用雙手擦著我的臉以圖清醒我麻木的大腦，但我身旁的警察卻不讓我這樣做。其中一個把我的手拉開，向我大聲吼叫著一個個的問題，另一個則用一塊濕布不停地向我的面部拍打。所有的這一切只讓我的大腦更加疼痛，像被重物擊打似的。

我說道：「夠了，住手！」

他們之中的一個大笑了一聲，把我一下子推到床上。

我大腦一片空白，已不能思考，什麼也記不起來，我看到的只是在屋子中間躺著的那個已死去多時的傢伙和我的手槍。我的槍！有人把我從床上拉起來，又向我拋過來一大堆問題。我根本無法承受這一切！我向外猛踢了一腳，一個肥臉傢伙的身體馬上縮了回去，開始彎下腰，呻吟。也許我大笑了一聲，我自己也不太清楚，但我確實聽到有人用沙啞的聲音笑了。

有人說：「讓我來收拾一下這個狗狼養的！」但在他動手之前，房門開了，一個人走了進來。他進來之後，屋內所有的聲音都消失了，當然那個呻吟聲除外。我知道是派特進來了。

我開口說道：「親愛的老派特，總是在關鍵時刻來救我。」

他的聲音冷冰冰的。「只有傻瓜才會醉成這個樣子。有沒有人碰他？」沒有人回答。那個戴著軟呢帽子的肥仔坐入椅子中，又開始呻吟起來。

「他踢我，那個狗娘養的用腳踢我……踢在這兒。」

「是的，隊長，馬修正在問他問題，那小子突然就踢了他。」另一個聲音道。

派特咕咕嚕嚕地回答了一聲，然後彎下腰，對我說：「好了，起來吧，邁克。好了，起來吧。」他伸手握住我的手腕，把我從床上拉起來，但我的身體和床沿仍保持成九十度。

「天啊！我感覺糟透了！」我說。

「也許你馬上會覺得更糟。」他把濕毛巾遞給我。「把臉擦一下，你的臉色看起來糟透了。」

我接過毛巾，擦了擦臉，馬上感覺好多了。擦完臉後，我被半推半扶地走進浴室，水冰涼得刺骨，卻讓我意識到我是一個人，而不是在空中四處飄浮的幽靈。我勉強自己站穩，關掉水龍頭。那時，派特已為我沖了一杯熱咖啡，看著我喝下去。我試著向他笑一笑，只不過笑容很生硬，但派特的笑容更是生硬。

突然派特向我吼道：「別再笑了，邁克。這次你是真的陷入困境了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的天啊！你非得每次都和女人攪在一起而無法自拔嗎？」

「派特，她不是一個女人。」

「好吧，她是個好女孩，這個我知道，但這不能成為藉口。」

我咕噥了幾句髒話。覺得舌頭不太靈光，但他還是知道我的意思。但我仍說了兩次，直到確定他真的聽到了。

「閉嘴！」他對我說。「你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種事的人。我能怎麼做？打你一巴掌讓你明白你愛上一個女人且她被殺了的事實，以及你最後發現自己根本無能為力？」

「當時他們有兩個人。」

「好吧，不談這個了。那你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嗎？」

「當然，一具屍體。」

「沒錯，一具屍體。就是這樣，你們兩個人在同一間旅館的同一個房間，但其中一個卻死了。他手裡拿著你的槍，而你卻醉得不醒人事。這又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開槍打死了他。我在夢遊時開槍打死他的。」

這次是派特罵出髒話。「邁克，別再戲弄我了。我只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」

我用大拇指指了指另外的房間。「那幾個笨蛋是從哪來的？」

「他們是警察，邁克。他們是像我一樣的警察，一樣想知道剛才所問的問題

的答案，在凌晨三點，有人在隔壁聽到你們房間裡好像有槍聲。當時，他們以為只是街道上發生的聲音。直到早晨，服務員小姐來收拾房間，一走進門，看到地上躺著的屍體，馬上昏倒在走廊上，才有人打電話報警。所以現在告訴我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知道才有鬼！」我說。

「如果你不知道，你會更糟。」

我看著派特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好伙伴，派特·金伯斯警長，紐約謀殺調查署裡最傑出的大將，看起來愁容滿面。

我感覺有點不舒服，一口把剩下的咖啡喝掉。派特等我喝完，又讓我漱了漱口。然後把衣服遞給我，說道：「穿好衣服。」他撇了撇嘴，不高興地搖了搖頭。

我雙手不住地抖動，使我無法順利扣上衣釦，只好一邊努力，一邊咒罵著可惡的釦子。我把領帶套在領子下面，可就是繫不緊，只能讓它在那兒吊著。派特替我拿好外套，我只需兩手展開便好了。感謝上帝，即使在他如此生氣的此刻，還能像個朋友一樣的照顧我。

戴著軟呢帽的胖傢伙在我走出浴室時仍舊坐在椅子上。只不過現在他已經不再呻吟了。如果派特沒有來這裡，那傢伙一定會想辦法用警棍狠狠地修理我，然

後放聲大笑。當然不會只有他一個人笑。

兩個穿制服的巡邏警察從一輛警車中走出來，另外兩個便衣則是屬於本地轄區的。我不認識他們，他們也不認識我，所以我們扯平了。那兩個便衣和一個警察用一種相同的目光看著派特帶我出來，像是在說：「就是這一個吧？」

派特很快就讓他們鴉雀無聲。他替我拉了一張椅子讓我坐下，又給自己拉了一張。「從頭開始。」他說，「我要事情的整個經過，邁克，不要錯過任何一個細節。」

我靠向椅背，並看了看地板上的屍體，已有人用床單把它蓋起來。「他叫切斯特·維勒，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擁有一家百貨公司。這家百貨公司隸屬於他的家族已有好多年了。他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。他來紐約是進行商業採購的。」我看著派特，等待他的反應。

「說下去，邁克。」他說。

「我們是在一九四五年認識的。當時，我剛從海外回來。我們在辛辛那提州，那時旅店非常缺。我在旅店裡有一個兩張床的房間，可他只能睡在大廳裡。我請他和我同住一室，所以他非常感激我。他當時是空軍上尉，大概是在華盛頓做採購工作。我們一起喝酒，醉倒。第二天早上就分手了，在那之後，我們再沒有見面，直到昨天晚上。昨晚，我在一間酒吧遇到他。當時，他正在一個人喝悶

邁克·漢默系列

以牙還牙

酒。接著，我們慶賀久違的重逢。我記得我們換了一間又一間的酒吧，大概有五、六家吧。然後，他建議在這間旅館裡過夜，我同意了，於是我們住了進來，我們又買了一瓶酒，不一會兒又喝完了。我記得在我們睡著之前，他開始哭泣的樣子，但我實在記不得詳細的情形了。然後就是有人打我的頭把我叫醒，一張開眼就是現在這樣了。」

「就這樣？」

「派特，全部就是這樣，我全說了。」

他站起身，向屋內四處觀望。有一個便衣等待著他的發問，並且說：「長官，屋內的東西都沒動過。」

派特點了點頭，跪在地上看了看屍體。我本也想看看，但我的胃不太舒服。一會兒，派特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明顯的自殺，毫無疑問。」突然，他轉過頭，看著我說：「邁克，你知道嗎？你會因此而丟掉執照的。」

「為什麼？我並沒有開槍殺害他。」我不高興地回答。

那個肥仔向我冷笑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你沒有殺他呢，聰明的傢伙？」

「當我喝醉時，我從不開槍傷人。」我吼道：「除非把我逼得忍無可忍。我最看不慣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人。」

「真聰明。」肥仔鄙夷地說。

「對，真的很聰明。」另一個馬上附和。

「你們倆都給我閉嘴。」派特忿忿地說。肥仔住了口，讓我獨自承受著宿醉之苦。我無精打采地走到屋內另一頭的椅子旁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派特正在和其他幾個人在門邊討論著。過了一會兒，一名法醫走了進來，身後跟了幾個抬屍體的人和擔架。

法醫開始檢查屍體的工作，我閉上雙眼，用耳朵聽著。法醫和警察得出的是相同的結論：他是被我的槍射中自己的，而且是近距離的射擊。採樣員把我的指紋從我的槍上取了下來，也取下死者的。而他的指紋在我的之上。

有人打電話來給派特。當派特接電話的時候，我聽到肥仔向我從椅子裡拉直的便衣說了些什麼。

肥仔說：「……謀殺就這麼簡單。他們喝多了，然後就吵了起來。這傢伙開槍打死他，並把手槍塞到死者手上，使他看起來像自殺。然後再自己猛喝酒，讓自己像一副好像與他無關一樣。」

那位便衣不住地點頭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

「你這隻骯髒的肥豬！」我從椅子上站起來，衝到他身邊，把他從椅子裏抓起來。如果不是派特扔掉電話站到我們中間的話，我早已把那傢伙的鼻子打掉了，管他警察不警察的，這次，派特一隻手拿著聽筒，一隻手抓住我的胳膊，直

到他打完電話，否則不讓我離開他半步。當屍體被抬走後，派特解開外衣的鈕釦，示意我坐到床上。

我照做了。

他雙手插到口袋裡，用著平常向那些便衣講話的口吻對我說話，雖然話有些不易出口，卻一字一句都十分清楚。「我早已知道會有這麼一天的，邁克。我就知道你和你把見鬼的手槍一定會惹上麻煩的。」

「別這樣，派特，你知道我沒有開槍殺他的。」

「我應該知道嗎？」

「天哪，你應該……」

「你知道你沒開槍？」

「這個房間是緊閉著的，我當時醉成那個樣子，連開槍的聲音都沒聽到，你可以用槍作一次檢驗，來證明我是無辜的。我也可以自己做一次，之後一切都會解決的，那我們現在到底在扯些什麼？」

「在說你和你的槍，如果那個人是自殺的話，你還是會因此而失去執照的，警方不希望讓一個帶槍的人同時也拎著一瓶酒。」

他的話使我清醒了一些。他的雙眼在屋內四處巡視，看到了椅背上的衣服、窗台上的空威士忌酒瓶，還有在地上散布的煙屁股。我的槍放在桌上，還有旁邊

的子彈殼，以及白色的火藥粉及剛才搜證時在槍上顯示出來的指紋印。

派特閉上眼睛，怪異地說：「我們走吧，邁克。」

我穿上還掛著空的手槍皮套的外套，被他們兩人擠在中間地一同前往警察總署。我口袋裡有一張停車票，所以我不必擔心我的車。肥仔臉上有一種表情，好像在說希望我能在屋中多停留一會兒，以便他能有機會教訓我一下。但我沒有給他機會。

我不只一次為自己在警局裡有朋友而感到高興。派特為我開脫了一切，並且讓我在樓下等待，直到報告寫完。當一切都辦好後，我身邊的煙灰缸也快滿了。「一切如何？」我問他。

「你已經沒什麼事了。屍體的手上有火藥的痕跡。」

「真讓我鬆了一口氣。」

他的眉毛向上一挑，說：「真的嗎？地區檢查官先生想和你談一下。準備好了嗎？」

我站起身來，隨他走到電梯旁邊，邊走邊咒罵自己為什麼偏偏遇上一個老朋友。他到底遭遇到什麼事？如果想自殺的話，不如跳樓的好，那樣更簡單。電梯停了，我們走了出去。如果有人在此時用風琴演奏輓歌的話會更好一點，因為這正好適合現在的氣氛。